

家族榮譽

南豫见

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014033200

I247.5
3691



南豫见 著



I247.5
3691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19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族荣誉/南豫见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4.3

ISBN 978-7-5559-0004-7

I.①家… II.①南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
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20554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安阳市泰亨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9.5
字 数	287 000
印 数	1—15000
版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忘却所发生过的就无法前进一步。

——利季娅·丘可夫斯卡娅

目 录

开篇 秋天的呓语 /1

我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,是老阳坡的太阳晒大的。我的经历有点像渣滓洞集中营里的小萝卜头,但又有别于小萝卜头……发生在老阳坡的故事,都瞒不过我。一个名叫太阳花的女人,一度将老阳坡折腾得风生水起。

卷一 有了太阳你才是花,没有太阳你连狗尾巴草也不是 /4

摊牌的晚上,忽忽闪闪的豆油灯,照着她的脸如丽花绽放。她心里透亮,目光乍一对接就撞出火花,要说也差不多,毕竟是区干部,跟着他就能离开小山村。

卷二 进了狼窝,是做人还是做狼? 这是个问题。 /15

他最终理解了她,这生存法则并非她独创,而是对时下劳改犯的生存方式、生存状态的总结。他认可它的精辟,要想在老阳坡活下去,就必须依照它、遵循它。

卷三 夫妻本是同林鸟。大难临头各自飞 /31

天一亮,马棍子携太阳花,匆匆离去,留下个十来岁的孩子照顾老茅。

临行时，太阳花前脚跨进病房，外边就响起拖拉机的催促喇叭声，老茅脸色立马一白。

卷四 我才是你的太阳 /40

她自信地望着他，无言。她暗暗庆幸表演成功，她打败了他。

卷五 对老茅来说，四条腿的狼固然可怕，更可怕的却还是两条腿的狼 /48

老茅举起拳头，正要来几个猛烈连击时，发现有数十盏手电筒一样绿莹莹的光，从不远的山坳里直冲过来，他顾不上彻底解决老狼，起身就跑。

卷六 幸福的猪倌 /66

这天，老茅竟顾为猪们忙活，连背后“扑通”一响也没察觉，直到汗漉漉的光脊背上，有柔软蹦跳之物紧紧贴伏时，他脑瓜轰然炸庙，蓦地回首，竟是连梅菊那双活泛的小兔子！

卷七 饲料房事件 /77

她打定主意，迅速转到饲料房门前，准备介入眼前这场战事。不料，她与急冲出来的老茅撞个满怀，她与他同时呆住了。

卷八 成娟娟与老茅的短暂情缘 /84

娟娟在奄奄一息时，享受着心灵的富有，盈着幸福的泪眼，绵绵软软地说：“这是……我们的孩子。”

老茅轰然头炸，大脑空空，思维停顿。

卷九 太阳花坚持要恢复党籍 /100

罗炳才托住下巴，微闭眼睛，一时无话。马棍子看对方为难，心里高兴，太阳花这妖精真是法力无边，设计的台词枪枪十环，全击中到对方的要害。罗炳才沉默片刻后说：“给劳改犯恢复党籍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五场还没有先例，停停再说。”

卷十 花季少年 /113

有了愉快的第一次亲密接触,便一发不可收。她再来时,也带着女孩疼人的天性……这一切如阵阵和煦的春风,在他冷冰的胸间掠过,使他觉得人世间还有温暖,还有亲情。

卷十一 青春懵懂的少年们踏上了大串联之路 /135

在这冬日的黄昏,面对滔滔东逝水,白龙岗以强者姿态驻进大葵的心中,成为楷模。从此,“为了美丽地活着,你只对自己负责”成为大葵们的格言与信仰。

卷十二 大葵也不知为何。在那个场合中自己变得那样亢奋。 /153

大葵突然产生莫名的冲动,如激浪排空,浩浩荡荡,瞬间化为一股强大的外力,推着他走向一串破烂鞋。这是会前准备好的,将作为一项议程挂在太阳花脖颈上。

卷十三 葵英、二葵……哪个孩子的婚事都让她操碎了心 /165

葵英的婚事,是太阳花的又一块心病。她发现葵英与伍达一恋上后,立即干预,任凭葵英跪地哀求,她坚如磐石不肯妥协。”

卷十四 将来你是龙城最明亮的星 /183

方方知道老伍又该抖搂真经了,抢先截住他的话头:“你是不是想说,戈书记牵头连成的北斗,熠熠生辉照亮龙城,我方方已狗尾续貂,成了勺子把上的一颗——”老伍一拍双掌:“你真成人精了方方,将来你一定是龙城最明亮的星。”

卷十五 提拔的关键时候,大葵决定向老爷子低头 /195

一号切入正题:“书记办公会研究你的职务时,老爷子要为你说话,这个结果很关键,你必须拿下。”

听一号的没错,理解的执行,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,甚至不择

手段。

卷十六 二葵曲线救国,见到了老爸的老情人 /202

从被丽慧慧迎入豪华客厅起,心窍通明的二葵就成了杨子荣……谁知她满脸温情,母爱闪烁。竟顾亲热招待,细枝末节不问不寻。二葵不由纳闷,难道不再庭审过堂?

卷十七 墓场之约 /217

一号是君子之为,先礼后兵,礼重兵亦不轻,他只有听命别无选择。就在一号打开车门时,他义无反顾,猛跨一步大声呼喊:“一号,你等等!”

卷十八 老茅重拾英雄团长的本色,再出奇兵 /224

“兄弟,你上马棍子的当了。马棍子在老阳坡大摆婚宴,马跃进在龙城大造舆论,你与天娥结婚的事,龙城人所共知,要不是我母亲看得紧,你恐怕再见不到葵叶了。”

卷十九 茅白杨终于被击倒了 /239

马跃进如监狱,天娥逼婚盛昌,连菊梅又要领着天娥来磕头……这一切使他天昏地眩。等太阳花听到动静赶过来,他已面如土色,扫她一眼,身子一软就躺倒了。

卷二十 丽慧慧的一个亿砸向老茅。一个亿!全城的眼睛都亮了。 /251

丽慧慧决定投资一个亿。龙城沸腾了。然而,馅饼也会变成石头。太阳花成了障碍。

一号说:“茅白杨的夫人还活着,这双方怎么能见面!丽慧慧老太太会容忍这骗局?折腾出什么动静很难预料。”

卷二十一 太阳花死于合谋。 /261

她抬起头,只见天空弥漫血色,太阳放射万道血光,周围万物尽染血

色。她强忍腹痛胸闷，咄咄逼视着儿子：“你这是为何？告诉妈！”

卷二十二 茅家葬礼上，方方穷追不舍，追查太阳花死因。 /268

白龙岗从方方表情变化上，断定方方此行名为吊唁，实为探究太阳花的死因。有道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，你这边磨坊一响那边就来查驴蹄印了，再缜密的人也难保百密一疏。

卷二十三 一号老谋深算，不由老茅不入套。 /275

一号敛住笑：“老前辈，咱爷俩儿交心。二葵歪打正着，引来一大笔海外投资，惊动了省、市政府。砸了，泡汤了，我担当不起。它同样关系着我的前途命运，我这么回答，您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卷二十四 永远的一号 /281

面对监视屏，一号心中掠过一丝不安。窥探一对老人的隐私，与身份太不相符，这是狗仔队下三烂所为。可他别无选择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这对老人的关系牵涉到他的命运，成则飞黄腾达，败则一蹶不振。

卷二十五 茅白杨定居韩国，生活的河永远流淌 /287

一号博弈败北，心如刀绞：自己当初如孙大圣翻着筋斗云，呼风唤雨……若非殚精竭虑，这一亿美元能流入龙城吗？结果竟如马戏团的猴子被人耍了？

卷二十六 浴火重生 /292

文章将父母讳莫如深，掖藏几十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……人们争相传阅，街谈巷议。“茅白杨”“太阳花”“老阳坡”“马棍子”“碰蒜瓣”……成了读者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。

感恩生活（代后记） /299

开篇

秋天是湿润的季节。

寓所南边的长堤上，植满一排排箭杆杨，树干高挺，枝条修长。夏天时，稠密的叶片，蔽云遮日，阻隔喧嚣与浮尘，是闹市厌倦者的好去处。秋风徐来，黄叶随意抛撒，地上飘了厚厚一层，积蓄些微秋雨，滋润苔藓疯长。苔藓软腻，踩在上面，一蹴一滑，如跳芭蕾。年长的休闲者，遂另择去处，这里就清冷许多。我已不年轻，却仍眷恋于此，是眷恋这里的箭杆杨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凡绿色植被扑入视野，箭杆杨立即就会在我眼前活化，由一株迅速复制为无数株，继而成林，无边无际，莽莽苍苍，让我分不清身处现时，还是浸泡在记忆里。

记载我童年的老阳坡，流淌着曲折蜿蜒的恩公河水。河水清清澄澄，微波花纹般涌动，水草细若发丝，随波伏俯。偶有几只长脚虫，在草尖上移动，间或有小鱼游逛，闪烁着斑斑银亮。

染绿河水的堤岸，铺满萋萋芳草，密植一行行箭杆杨。老阳坡是箭杆杨的世界，且不说蔚然成片的林子，就连沟边地头，房前屋后，见缝插针，全栽满箭杆杨。箭杆杨又称草树，极易成活，枝节落地，不用栽插，挨着泥土，即可生根，赶上雨水便疯长。老树新枝，参差错落，疏疏密密，一天一景，不多时日，一处处或大或小的林子，遂构连而成。细风一吹，密集的杨

叶,便奏出一片声响,当地老百姓叫“鬼拍手”,后来劳改犯肚里的墨水儿多些,独出心裁,称之为“鬼唱歌”。

箭杆杨挺拔的树干上,有一只只大眼睛,四季都在张望,饶有兴致的样子。因季节更迭,或生、或枯、或开、或落的各类野草野花,都避不开箭杆杨的眼睛。有春天即露头露脸的满天星、苟苟秧、马齿菜,还有叶边呈锯齿状的荠荠牙。到了夏天,这里的空间,异常拥挤。结巴草大张旗鼓覆盖地面,如一块蔓延开去、横无际涯的地毯;牵牛花肆无忌惮上下攀缘,开放着粉红的、浅黄的、天蓝的、淡紫的喇叭花,铺天盖地;蒲公英更是桀骜不驯,高举着五颜六色的脑袋,示威游行般集结。秋天的老阳坡,鞭蒿到处挺立,威风凛凛,大有扬眉剑出鞘的气势。野萝卜花儿,馥郁芳香,连空气里,都饱含萝卜的浓浓清香,此花单一的乳白色,层层叠叠,朝远处弥漫开去,如浩渺水面上的粼粼波光……与箭杆杨亲密接触的是萝藤、栝楼、葫芦、丝瓜、野葡萄,还有菟丝子。这些藤科植物,从春季开始,便一路恣意疯长,把或长、或短、或粗、或细的茎蔓,绕向箭杆杨的躯干,并得寸进尺,纵情伸向枝梢,将或方、或圆、或椭圆、或菱形的叶片,随心所欲地舒展开来,与箭杆杨的密叶融合一起,彼此不分。

随之,各种各样的花,竞相开放,酣畅淋漓。各种各样的果,摇曳生姿,顾盼左右。一只只灯笼般挑亮的栝楼、葫芦,一串串璎珞垂珠般的葡萄,一吊吊棒槌般的丝瓜……这些野生杂果,少有采摘,一俟熟透,即自行脱落,化做尘泥,进入新的生命轮回。

当残秋揪下箭杆杨梢端最后几片旗子般的枯叶时,这些或长、或短、或粗、或细的藤茎,紧紧拥抱着箭杆杨赤裸的躯干,落落大方,毫无避讳,迎接将临的严冬。老阳坡的冬天,清冷荒凉。恩公河结着厚厚的冰,岸上的枯草,顽强不倒,在寒风里发抖。箭杆杨与杂藤,彼此呵护,相互支撑,这别样的生命结合体,不仅发着抖,还发出尖啸的呜咽。一藤一树一曲,如同怨妇,声声凄厉,声声抽泣。一处林子,就是一组泣声大合唱,此起彼伏,把这一带搅和得栖栖惶惶,悲悲切切,天昏地暗。这些生生不息的野草、野花、野藤与大株小株的箭杆杨,荣也密不可分,枯也密不可分。箭杆杨成了老阳坡地标性植物,也永久保存在我的记忆里。

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,是老阳坡的太阳晒大的。我的经历有

点像渣滓洞集中营里的小萝卜头,但又有别于小萝卜头。母亲是老阳坡医院的主治医生,是党的人,我就是“党的孩子”。那些背枪当警卫的职工很善待我,劳改犯们更善待我,巴不得从我嘴里掏出些信息,给他们带来熹微光亮。

当时,我很自由,脚下没有禁区。我是一叶风筝,想飘到哪儿,就飘到哪儿,只要我乐意。发生在老阳坡的故事,都瞒不过我。一个名叫太阳花的女人,一度将老阳坡折腾得风生水起。

卷一

老爹给太阳花起名字时，举着放大镜，在《康熙字典》里徜徉半个月才定夺。这个名字与太阳相连，她感觉暖融融的。

真正领悟老爹的本意，是在一个仲夏的早晨。当时朝霞灿烂，旭日喷薄升空，火红了东半天。弥留多日的老爹，突然亮开双眼，眸子炯炯有神。他坚持离开病榻，伸出嶙峋的手指，颤抖着指向窗外。她顺老爹的手势望去，只见一簇簇太阳花面朝旭日，纵情开放，开得虔诚、惬意、幸福。太阳慷慨博爱，泼洒万道金光，给它们朝气、活力与希望。而背阴处的一簇簇狗尾巴草，龟缩着脑袋，蔫蔫的，没精打采。

老爹说：“你瞧这些太阳花，直立挺拔，不蔓不枝，宁折不弯，多高洁，多阳光啊。你再看看那一片狗尾巴草，阴暗委琐，抬不起头，睁不开眼，活着还有什么劲？闺女，爹给你起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你一辈子挺直腰板，活得阳光，活得干净，活得磊落。”

她突然心中一亮——老爹是在阐明做人的道理。

“听清了，闺女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听懂了，闺女？”

她又点点头。

“记准了，闺女？”

她再点点头。

“说说看，闺女。”

“我这辈子会努力做花，不做狗尾巴草，放心吧，老爹！”

老爹努力牵动一下脸肌，想最后做一个颌首动作，但没做完就周身一软，溘然长逝。她顿时明白，老爹顽强延续弥留时日，对抗绵绵阴雨，就是为等今天的骄阳。老爹的等待没有白费，灿烂阳光下，花的惬意与幸福让她心灵悸动，花顶的太阳，时隐时现，时而被阴云遮蔽，时而被扬尘阻隔，花却执着追寻，锲而不舍。

在向村山花烂漫的姑娘群中，太阳花有两样出类拔萃：一是受益于身为私塾先生的老爹，从小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笔锋横平竖直，铁骨铮铮，方圆数十里的女孩，鲜有此为；二是扭一身好秧歌舞，只要鼓乐一响，她便周身筋络霍霍直蹦，但凡舞动起来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，一招一式，路路通神，令人叫绝。扭得村里盛不下后，她又扭红区里，红得出门亮一条街。

区秧歌队的连富昌队长，为此好生风光。区长表扬他慧眼识珠，给区里选拔了人才，将他官升两级，成为区武装部长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连部长将胸脯拍得啪啪响：这次县里调演，定要抱回一张大奖状。

太阳花的独跳是调演的压轴节目。她刚一露头，就碰个满堂彩。

她上身红薄绸短衫，下身绿薄绸短裤，揽腰一条长长的红绸带。硕乳丰臀，呼之欲出，随着夸张的动作，将青春活力倾情溢出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发奖时，她自然大方，递过无骨小手。县长紧紧把握，又攥又捏竟舍不得丢开。台下连部长面甜心酸，很不是滋味：这样下去区里怎么会养得住？官大压一级，县长手大，他先抓也是白抓。

当初到向村挑选秧歌队员时，他心里藏着小秘密：想公私兼顾，选个老婆上床头。

刚到向村，他就放出风说，打算选两个德才兼备的女同志到区上工作，选中者就是干部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试跳时姑娘扎堆，花团锦簇，他搭眼一轮就锁定太阳花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难怪人家说，深山出俊鸟，这里水秀山清，果然养育美女。有了目标，他抛出长线，不显山不露水。他故意

找这个姑娘谈话,找那个姑娘谈话,偏偏把太阳花晾在一边,对她不冷不热。

他要花枪是吊她胃口,使她心急火燎围着他转,求他讨好他,对他犯傻发嗲,将来结婚抱她上床时她才不敢傲气,才会一辈子顺着他。如果一箭上垛,会滋长她的傲气,自己先输掉一半。她会觉得她天生丽质条件好,是他主动。没准翅膀硬了,或撒泼骄横,或红杏出墙,甚至过河拆桥,翻脸不认人,都有可能。

摊牌的那个晚上,忽忽闪闪的豆油灯,照得她的脸如丽花绽放。她对他含羞带笑,目光乍一对接就撞出火花。要说他也差不多,毕竟是区干部,跟着他就能离开小山村。

他没费劲就读懂了她,眼睛直勾勾的,一把抓住她柔软温润的小手,果然柔若无骨啊。她脸一红猛地抽回手,心里扑腾扑腾直跳,这人咋回事啊,八字还没一撇哩,就动手动脚?她的表情让他不敢造次。他的心却收敛不住了,这姑娘是个雏儿,还没掉过毛的雏儿,水灵鲜嫩,一掐一股水啊。能与她过一辈子,此生就值了。他怕她日益走红,自己笼子小盛不下,即便盛得下,能挡住乱伸的手吗?这些手挺粗挺硬,挺大挺长,比如区长的手,比如县长的手!这些手伸过来时,他还要变苦脸为笑脸,捋顺羽毛,恭敬送上让人家揉捏把玩。为此他想快刀斩乱麻,将太阳花弄到手,生米做成熟饭。

太阳花对他有了警觉,再去他小屋时总带着向贞。向贞比她大一岁,两人从小戴一样的花,扎一样的头绳,梳一样的小辫儿。村里人都说,她俩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。向贞处处让着她护着她,她有啥心底话肯给向贞说,甚至背父母也不背向贞,如连部长抓她的手她不让,向贞都一清二楚。当时向贞说:“只要带我们出穷山窝,抓手就叫他抓吧,男人嘛都是骚狐蛋子。他揉过我的奶子,还要解裤带我不让。”

太阳花大惊:“天哪,这人流氓啊!”

“男人都这德行。”

“你不让解他会依?”

“这最后一关守不住,叫别的男人攻破了,将来在丈夫面前一辈子都壮不起架子,抬不起头。”

“说说你怎么治他的,将来我要碰上流氓,也好派上用场。”

向贞笑笑,不掖不藏:“那会儿我问他,你是诚心吗?他急着说这还能假。我说你要诚心,我啥都给你随你意。他忙说诚心一百个诚心,就急猴样扯我的裤带。我说你别慌,等把话说完我自己解。他说你快点儿我等着。我说你不会要了我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吧?他脸一红说,国家干部说话算数。我一把解开裤带说,那这辈子我就跟定你,活是你的人,死是你的鬼。这下他犹豫了,吭吭哧哧说向贞你是想结婚成家?他渔网兜猪娃——蹄爪全露了出来,我没好气地说不结婚成家谁干这事?他说做做相好也不错呀。我说我不做相好,我要你明媒正娶做老婆。他说把你弄到区上,有好日子过还不成?我说就这你也得把我弄到区上。他看看我不再说话,穿起衣服要走。我一把拉住他说你得说清楚。他说哪儿不清楚?咱又没干那事。我火冒三丈,指着他鼻子说,我的手叫你白捏?胸脯叫你白揉吗?他愣住了,不知怎么说才好。我说告诉你姓连的,这回挑人,有一个也得是我向贞,不然的话我就告你,砸烂你的饭碗,再死给你看!”

说到这里,向贞与太阳花姐妹俩抱成一团,大笑不止,直笑得溢出眼泪。

向贞像尾巴一样跟着太阳花,连富昌捞不到机会,干着急吃不上热豆腐,心里脸上都怅怅的。或与她擦肩而过,或远眺她的身影,或捕捉她的笑声,即便小油灯把她的剪影忽闪到糊纸的小窗上,他也会触景伤感,隐隐心疼。这只俊鸟养不住了,要振翅高飞了。一想到空忙一场,为别人选只鸟,他的心就如一只碎瓦罐,怎么努力都拼对不好。沮丧像一团火在他胸间燃烧,愈燃愈烈。

不久,征兵开始了。武装部专管这事,他很得意。平时俩妞形影不离,好得像一个人,那是没利害冲突,这回就一块骨头,还能不狗咬狗?

传达文件时,他有意将“一个女兵名额”一字一顿咬得清清楚楚。散会时,不少人都开玩笑说:“这回只走一个,你们姐妹俩可得分开了,打算姐让妹呢?还是妹让姐?”

向贞笑笑说:“论条件嘛,该谁走谁走。”

太阳花跟着笑笑,不说话。

体检两人都合格。连富昌说:“两个办法,一是组织决定,二是你们俩

协商解决。”

向贞志在必得，又不想明着争抢让人笑话。她盯一眼太阳花，嗫嚅道：“要不，咱让组织决定吧？”

“姐，我不跟你争，你去吧！”

向贞一愣：“当真？”

太阳花坦坦然然，又充满自信：“明年你就超龄了，我还有机会。再说我扭大秧歌也能扭到县城里去。”

向贞喜极而泣，抱着太阳花的肩膀说：“好妹妹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你的好！”

这结果让连富昌心里乐开了花，趁这次机会让向贞走，踢走绊脚石，与太阳花的事就会顺顺当当，抓紧拉她上床，将生米做成熟饭，女人心胸再高，一上床一生孩子就认命了。但他还一本正经让太阳花立下字据：

我自原退出这次应征，将名额让给向贞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

瞅个空，连富昌把向贞叫到办公室，说：“你还得填张表呢。”

办公室就他俩。她胸前花布衫里的两大坨，鼓鼓涌涌的很让他动心，只见她脸盘白皙，身条杆儿顺溜……

他开始语无伦次：“定兵权限在县上，但我这次一定……让你当兵去！女孩儿当兵好啊……都争着抢着要去……”

他捏表的手不丢。

她接表的手没松。

俩人就这么站着，很近地站着。他盯住她看，她惶乱之极，脸颊通红，他猛地伸出右手把她拐到臂弯里，左手一个鲤鱼钻洞，伸到她的花布衫下边。她挣扎着用力扒他的手，他仍语无伦次：“没机会了……过几天你就走了……”

她动了侧隐。他毕竟有恩于她，带她离开了山窝，过去让他摸过，临走再让他摸一回吧，大白天在区委大院，他张狂不到哪里去。摸足摸够后，她红着脸拢拢额前的乱发，拿着表走了。

望着她的背影，沮丧如刀直刺他心，她不让得寸进尺，就不得寸进尺